

# 馬仲英

## 在新疆



汤永才

主编

新疆文史资料第26辑

# 新疆人迎新志 二卷稿

(维吾尔文) 新疆人迎新志 维吾尔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册，是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记录了自治区成立二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反映了自治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精神风貌。这本纪念册的出版，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团结，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仲英在新疆  
汤永才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纺织工业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2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500

ISBN7-228-02920-8/K·302 定价: 8.80 元

## 前 言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临夏人，与马步青、马步芳为堂兄弟。马仲英自幼胆识过人，喜欢习武，曾在青海军事学校学习，骑马、射击、武术样样精通。17岁时即带兵在西宁起事，素有“尕司令”之称。此后，因和堂兄马步芳有隙，改名马仲英。胞弟马步杰，亦改名马仲杰。二人越祁连山，在甘、凉二州创建了甘宁青联军，活动在甘肃、青海、宁夏、绥远一带。之后，蒋介石委任马仲英为陆兵第36师师长，指定甘肃酒泉一带为其防区。1931年5月，马仲英占据河西，大肆扩充实力，不受甘、宁、青三省节制，终于引起三省当局的联合攻讨。马仲英走投无路窜回酒泉。正在这时，恰遇尧乐博斯，即以“解救伊斯兰教弟兄的名义”乘机率军进疆。

1931年5月19日，马仲英率部约500人，枪90余支，号称三个纵队离开肃州。行至新疆东部的门户猩猩峡，夜袭得手，掳获了粮食和枪支弹药，装备了部队。接着黄芦岗一战，打得数倍于己的金（树仁）军狼狈向哈密逃窜。由此，马仲英声威大震。马部攻哈密不下，马仲英便亲率主力越天山攻镇西（今巴里坤）。镇西驻军团长何振声闻风丧胆，不战而降。马仲英得到了大批武器、兵源和给养的补充，实力大增。

金树仁鉴于哈密局势危机，委任鲁效祖为东路剿匪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挥戈东征。先头部队杜国治旅（10个加强连的兵力）在瞭墩与马部遭遇。杜国治旅虽然

装备精良，兵力超过马部数倍（1 500 人），而且占有有利地形，但马部毕竟久经沙场，骁勇善战，以 200 之众奋勇冲杀，连破三道防线，大败杜旅。团长那僧巴图鲁和旅参谋长裴建德先后阵亡，杜国治也在撤退到七角井时自觉身单力薄，后面又有追兵紧逼，遂自杀身亡。在这场厮杀中马仲英也身负重伤。

鲁效祖闻杜旅溃败后，慌了手脚，迅将粮草焚毁，连夜退至奇台（古城）。

金树仁兵败了瞭墩之后，一面派人与马部和谈，一面调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东路剿匪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驻哈密。此时，马仲英伤势恶化，天气亦转冷，马仲英自料兵力单薄，难以和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金军持久抗衡，遂决定留马世明、马全禄两部配合以和加尼牙孜、尧乐博斯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与金部继续周旋，马仲英自率所部撤回甘肃。

马仲英撤回甘肃后，继续在酒泉一带扩充兵力，训练部队，并根据第一次入新作战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即以东路为基地，在南疆和迪化开辟新战场，点火于天山南北，制造全疆动乱，使金分散兵力，疲于应付，然后亲率主力直捣迪化，取金而代之。

马世明和马全禄具体实施了马仲英的这一战略构想。1932 年末，马全禄奉命率部抵迪化南山一带，对迪化施加压力，并于 1933 年 1 月在迪化市郊夜袭守军邹团，除百余人逃还外，余皆被俘。马部不断袭击守城部队，迪化一片惊慌，商店关闭，邮政停业，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1933年1月末，马世明等率部由鄯善撤至焉耆。此时，当地起义武装力量处死了焉耆行政长官牛时全家，击毙了地方驻军旅长詹世奎。马世明在焉耆建立了“36师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从而把反金的战火带到了库车、轮台、拜城和阿克苏。

1933年1月马仲英率主力部队数千人由酒泉出发第二次入新。进疆后即兵分两路，目标是占领迪化。一路由尧乐博斯率领，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南路直取鄯善、吐鲁番，直指迪化；一路由马仲杰率领，从镇西出发，沿木垒河奇台一线西进，至迪化和尧部汇合，马仲英坐镇哈密掌握全局。马部所到之处，都以陆军新编36师名义张贴维汉两种文字的布告，宣扬36师是“奉中央命令”“率部西来”的，“志在排解纠纷，挽救危局，使同胞出水火之厄。”马仲杰由镇西向西挺进，所向披靡，只激战了一日，就夺取了木垒河，经过一场激战，攻下了奇台重镇，孚远守军不战而降。马仲杰在攻打奇台时阵亡，马仲英失去了一员得力的悍将，情绪受到沉重打击。

正当马部攻打奇台之时，迪化发生了倒金的“4·12”政变。金树仁倒台，盛世才攫取了新疆督办的宝座。盛世才闻知奇台失守的消息后，一面派吴蔼宸等人马仲英和谈，一面调兵遣将向阜康进发。而马仲英也识破了盛世才以和备战的伎俩，于是将计就计，一面派其政训处主任杨波清与盛方代表周旋，一面亲调主力7000人从孚远、三台到达紫泥泉布防。此时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因分配战利品不公，已有隔膜。6月12日下午，盛、马双方在紫泥

泉激战：开始马军打得十分凶狠，盛军只能拼命招架。无奈天不作美，是夜雨雪交加，气温骤降，马军衣着单薄，难御严寒，攻势锐减；而省军备有皮衣，奋力坚持。次日，省军反攻，马军不支，损失惨重。马仲英率3 000败军从孚远退到奇台、木垒河，翻越天山南下，打跑了趁紫泥泉之役占据吐鲁番的和加尼牙孜，占据了鄯善、吐鲁番一带。

马部虽然败退鄯善、吐鲁番一带，但仍有较强的实力。马仲英一面调动兵力恢复对迪化南山一带的控制，一面于7月9日令马世明出达坂城攻迪化。水西沟一战，省军失利，指挥刘万奎（绰号刘快腿）被打死，迪化又陷入惶恐之中。

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赴新疆视察，并作为中央代表，参加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马仲英等人的宣誓就职典礼。9月7日刘文龙宣誓就任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宣誓就任新疆省边防督办。9日罗文干一行抵吐鲁番与马仲英会谈，调解盛、马之间的矛盾。罗向马提出放弃吐、鄯驻地，退守哈密，就任东疆警备司令，并受盛之委托邀马仲英赴迪化，与盛当面消除误会。马同意放弃吐鲁番、鄯善，就任东疆警备司令，但以请省府拨专款作为调防费用为条件；至于赴迪化与盛会晤一事，马仲英坚辞不从，于12日仅派顾问张雅韶、副官长杨自兴、秘书长姚治平3人为代表，跟随罗文干回迪化会晤盛世才。盛世才认为马仲英不亲来省城晋见，即无和平之诚意，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张雅韶等3人也被盛扣留。21日盛、马两军重新开战。

10月11日，盛马双方又在达坂城交火，省军大败，死伤惨重，马仲英将省城团团围住，城内粮、煤奇缺，军纪败坏，士兵逃逸甚多，兵宰马食，民皆倒悬，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北疆的马赫英部从额敏窜出后一直打到沙湾、绥来，并占据了安集海，伊、迪交通为之断绝。此时，伊犁张培元也挥兵东进，打算与马仲英东西夹击打垮盛世才。鉴于形势十分危急，盛世才请求苏联出兵支援。苏联红军于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分别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从苇塘子进入塔城。从霍尔果斯开进的红军当时被称为“塔尔巴哈台军”，意思是从塔城招募的归化军。他们进入伊犁攻占了惠远，炸毁了南北两座火药库和惠远城北门，逮捕了张培元的各级官员，拔除了张培元的大本营。省里派出配合苏军作战的刘斌部在呼图壁一带大败张培元的先头部队杨正中，杨率残部翻越天山逃往南疆。张培元闻知杨正中失利，苏军又抄了后路，见大势已去，于绝望中自杀。马仲英并不知晓张培元之死，只以为省军主力西去御张，迪化空虚，遂于1934年1月12日晚用兵7000进攻迪化。13日，双方在南梁交战，16日晚，马部攻占城东飞机场、无线电台，缴获飞机两架，省城危急。与此同时，马部又分兵攻打孚远，以断绝省城的粮源，孚远几度危急。2月3日，从塔城南下的苏联红军（当时被称之为“阿尔泰军”），在迪化以西的头屯河、地窝铺一带与马部接火，10日，省军配合苏军夹击，马部不支，向东撤退。省军与苏军联合追击。

马仲英从迪化撤至达坂城后，继续向喀什方向撤退，

在库车合并了从呼图壁翻越天山南下的杨正中部队。由于省方追击部队武器精良，兵强马壮，马仲英一路败退，疲于奔命，遂要求省方收编自己的部队，以保存实力。省方恐养痍貽患，决定继续追击。在进退两难之中，马部幕僚中的亲苏分子请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协调安排，最后决定，马仲英将其部队交由其姐夫马虎山指挥，马仲英到苏联去。7月10日，马仲英携大批黄金、钻石等细软和心腹在伊尔克什塘边卡交出武器后进入苏境，马虎山率36师进入和阗区。省方则划和阗、叶城、巴楚、皮山、墨玉、于田、若羌、且末等9县为马虎山防区。

正当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在北疆拼杀之时，1933年11月，喀什出现了一个由英帝国主义扶植，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人拼凑的伪政权“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他们先后派人到印度、阿富汗、伊朗、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要求承认伪政权，并给以军火援助，沙比提大毛拉还号召流亡在国外的土耳其主义分子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法支持“政府”。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寻求军援，对内宣布以伊斯兰教立国，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反动理论，鼓吹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鼓吹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就是要分裂中国，把新疆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实行仇视和屠杀维吾尔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回族虽然在宗



教上与其一致，也同样在仇视和屠杀之列，汉族当然更不待言。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倒行逆施和统治阶级内部无法解脱的派系矛盾，注定了这个伪政权必定是短命的。1934年2月6日，马世明部与马绍武、马占仓部联合攻占了疏附城，“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崩瓦解，其领导人或被捕或外逃。和加尼牙孜逃往山区又转往英吉沙，穆罕默德·伊敏逃往和阗。1934年5月，沙比提大毛拉被和加尼牙孜逮捕（此时和加尼牙孜已投靠省军）被省军押解迪化，后死在狱中。

马虎山率36师于1934年7月份左右开始进驻和阗地区。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以满素尔为帕夏（王）的“伊斯兰教王国”，满素尔被36师部众打死，由喀什逃来的穆罕默德·伊敏又从和阗逃亡印度。马虎山占据和阗后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在36师编9个骑兵旅，共12500余人。他的部队不事生产，一切军需皆由民众供给，和阗人民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压榨和剥削，社会生产力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90%的农民趋于破产。

1936年8月，盛马双方签订和平条款，规定军事上双方以泽普河为界，互不侵犯；36师仍驻防和阗区，但人数不得超过4000；粮饷由省政府供应；在行政上，和阗区行政长和各县县长由政府委派。根据这一条款，省政府派联共党员郑义钧为行政长，苏联教官也被派到和阗对马虎山部队进行训练。

盛世才的步步紧逼引起了马虎山的不安。他暗中和

英国加紧勾结，购买军火，扩充实力，准备向外发展。恰好此时，原和加尼牙孜的部属麻木提妄图分裂祖国，建立“伊斯兰教维吾尔独立国”的阴谋活动被盛世才侦知，麻木提深怕盛对他下毒手，于是将部队交给了阿不都拉尼牙孜，自己带少数亲信经拉达克逃往印度。麻木提出走不久，阿不都拉尼牙孜即率部攻打省军，盛世才因迪化之部队一时不及南调，即电令马虎山部从和阗出发与喀什之省军两面夹击叛军。马虎山接电后，认为时机已到，便一面致电盛世才，表示“决不附和叛军”，“决整队予以消灭”；一面暗中与阿不都拉尼牙孜勾结，于1937年4月11日攻占疏附，4月下旬攻陷伽师、巴楚、麦盖提、乌什。5月进逼阿克苏、库车，其前锋已达沙雅、库尔勒等地。顿时整个南疆烽烟又起，省军陷入被动。盛世才忖度平息叛乱兵力不足，决定再次借助苏军力量。9月上旬，苏联以康斯坦丁诺夫为总指挥，夏克尔为团长的机械化部队一个团，在40架飞机、20辆坦克配合下，从吐鲁噶尔特山口入境，与原驻守在乌恰的毛兰诺夫骑兵团和伊斯哈克别克骑兵团会合，分兵两路：一路直驱巴楚，将马虎山部截为两段，巴楚以东的马军由省军配合解决，巴楚以西的马军由苏军解决。马虎山所部遭苏军和省军沉重的打击，土崩瓦解。36师势力被全部消灭。马虎山率少数亲信逃往印度。

马仲英到苏联后，起初还和36师保持着联系，1936年还指令马虎山应与省方合作，接受和平谈判。而此时，马虎山已与英国勾结，另有所谋，对马仲英的指令已不以为然。

马仲英后来死于非命，葬身异邦。

马仲英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他是 20 世纪 30 年代活跃在新疆历史舞台上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马仲英除对张培元盘踞的伊犁一隅未能染指外，天山南北其余各地几乎都印上了马仲英及其 36 师征掠杀伐的足迹；马仲英在新疆的活动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他与新疆各路军阀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对新疆地方割据政权的更迭起了加速作用。他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难以言状的苦难。因此马仲英及其 36 师在新疆的活动是 20 世纪 30 年代新疆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读者了解马仲英及其 36 师在新疆的活动情况，保存史料，我们从征集的 40 余万字的历史资料中筛选出 20 余万字的资料编辑成册。

为保留一些资料 and 文章的本来面貌，编选时对原文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如有的文章文白夹杂甚至完全用文言文的问题，地名称谓不统一，人名不统一（如马木提师长，有的写麻木提师长）的问题，回忆某些历史事件的时间不完全一致的问题，对马仲英、盛世才评价不当的问题，我们也都未加改动。即使有的文章把当时反金树仁的民众称为“乱民”、“暴民”等错误的提法，也没有统一加以修改。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马仲英致盛世才、刘文龙的一份电报中，出现“共匪”字样，我们也未加改动，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当时盛、马斗争的内幕和马仲英政治立场反动的一面。

收入本辑的资料大部分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回忆记

述的，十分珍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马仲英及 36 师在新疆活动的情况。因为这些资料是个人的回忆，所以也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参照《新疆简史》及有关史料在前言里对马仲英及其 36 师在新疆的活动做了全面、概括的叙述，我们想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马仲英虽曾不可一世，但他的失败却是必然的。他的幕僚中虽然有共产党人、革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对马仲英的决策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马仲英的部队大多数来源于抓丁和投降的敌对士兵，马仲英本人在政治上也缺乏远见卓识，所以他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本书是全国政协和西北五省(区)政协文史资料协作项目《西北各马资料丛书》之一，由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联合选编。根据马仲英的活动范围，由甘肃和新疆分别征集和核实史料。

甘肃政协征集马仲英史料的工作走在前面。1986 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甘肃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马仲英史料专辑)。我们这次编辑《马仲英在新疆》一书时收进了该专辑中马全钦、马文祥、胡敬业、郇向荣、杨波清、马彦良等人的回忆文章 4 篇及袁第锐编写的《马仲英军事活动编年》，特此说明。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学者及知情者不吝赐教。

编 者

## 目 录

- 我们在马仲英举事中的经历和见闻…………… 马全钦 马文祥(1)
- 马仲英两次盘据酒泉见闻…………… 胡敬业 邹向荣(12)
- 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 杨青波(17)
- 我在马仲英部的一些见闻…………… 武志平(36)
- 东疆地区的战乱…………… (39)
- 马仲英初入新疆…………… 予扶(47)
- 马仲英第一次进攻镇西…………… 李澍荣(52)
- 吐鲁番农民暴动…………… 巴衣艾则孜(55)
- 托克逊、焉耆、库尔勒三县农民暴动纪略…………… 托克逊县政协(61)
- 马仲英部和马木提在喀什斗争始末…………… 巴衣艾则孜(66)
- 南疆的变乱…………… 阿不都卡德尔阿吉(71)
- 马仲英二次入新记闻…………… (77)
- 马仲英第二次进疆…………… 姚治平(85)
- 马仲英两次入新与围攻哈密、迪化见闻…………… 陈大兴(90)
- 马仲英第二次进攻镇西…………… 李澍荣(99)
- 马仲英进兵木垒概略…………… 赵宗沅、胡尔班(102)
- 马仲英攻占奇台城…………… 徐智、周海山整理(106)
- 马仲英盘据奇台 18 天见闻…………… 殷宗林、王德祥(110)
- 马仲英在奇台侧记…………… 张好学(114)
- 马仲英在奇台发行流通券始末…………… 周海山(118)

记盛世才与马仲英紫泥泉之战	杨国梁(121)
记罗文干赴吐调停盛马冲突	冯有真(126)
马仲英屯兵鄯善	(回)哈运昌(135)
我参加盛、马谈判的点滴回忆	姚治平(139)
盛马交战与刘快腿之死	金国珍(140)
孚远保卫战概述	张晏鹏(146)
马仲英围攻孚远与防守经过	刘应麟(151)
头屯河阻击战	丁承平、张福善整理(156)
马仲英部迎击“阿尔泰军”情况	周鉴金(160)
关于参加 1933 年至 1934 年平息新疆与马仲英军事战争的回忆	(苏)亚·格里岑科(165)
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	陈洋(173)
马赫英攻打阿勒泰、塔城经过	(回)马尚贤(182)
战乱中的阜康县城	杨国梁(185)
火烧凤凰城	田韶英(190)
马赫英二攻呼图壁及被歼经过	陈芝兰、安维霆(192)
马虎山在和阗	李瑞麟(195)
马虎山在和阗始末	(回)马从新(203)
马虎山余部在和阗覆灭	张好学(210)
36 师的覆灭	(213)
马仲英入新与去苏联前后	冯彦良(218)
马仲英军事活动编年	袁第锐(228)
附录一 电文(函电往来)	(251)
附录二 告维族人民书	(263)

# 我们在马仲英举事中的经历和见闻

马全钗 马文祥

## 马仲英的家世

马仲英父名马保，也叫九保，因有点神经病，又称“憨憨九保”，是个独生子。马保在绥远都统马福祥属下马鸿逵混成旅当过短期的骑兵队长，后因神经病回家。马仲英起事后，有人劝他逃走，他准备了400块银元，说：“我是好人，‘海底耶’<sup>①</sup>也准备着，跑什么？”结果被甘肃督办刘郁芬捕到兰州杀害了。马仲英祖父马海渊和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亲弟兄，因排行七，人称“七太爷”，辛亥革命时在马安良的帮统马麒部下当管带，1913年在马麒的宁海军当分统。马仲英起事后，马海渊因马麒的庇护，得以免受牵连，以后病死河州。马仲英兄弟3人，仲英居长，次仲杰，三仲福，都随祖父在青海读书。有一个姐姐嫁给马虎山。马虎山是马仲英起事的主要帮手之一。

马仲英起事原因和离开西宁的经过如下：

1926年春，冯玉祥在南口与直奉联军作战，命令青海马麒和凉州（今武威县）马廷勤各派一旅骑兵参战，青海派马步元旅，凉州派马廷贤旅。后因冯军作战不利，马步元擅自率队回青海，马廷贤

---

<sup>①</sup> “海底耶”，阿拉伯文音译，意为“赠品”、“报酬”。伊斯兰教用语，布施之意。

则随国民军回甘。从此，马麒常不自安，惟恐冯玉祥追究责任。1927年春冯玉祥出潼关与奉军作战，又令青海、凉州各派一旅骑兵参战，曾任马步元旅团长的马辅臣向马麒建议：“冯玉祥先调骑兵，后调步兵，最后什么都完了，应联合凉州共同抗命。”马麒也怕冯战胜后，追究马步元在南口逃跑的责任，于是派马辅臣持《古兰经》一本，上盖青海镇守使官印，到凉州与马廷勳联络。这时马廷勳已决定执行冯的命令，派马全钦率骑兵一旅，准备出发。马辅臣到凉州后，马全钦、马培清等认为马麒反复无常，不能联合，仍主张接受冯的命令出兵。但马廷勳改变了主意，接受马辅臣建议，不仅不出兵，反而联合奉系张作霖反冯。马麒派马辅臣为代表，马廷勳派副官孔庆福为代表，同往北京谒见张作霖，张委任马麒为甘肃督军，马廷勳为省长，发来委任状，并派骑兵一部进驻包头。当冯部刘郁芬派郑道儒到凉州催兵时，马廷贤将马麒、马廷勳联合张作霖反冯事流传出去。

1928年春，马仲英在其祖父的卫队任哨官，和马虎山、马占仓、马毛毛等计议说：“老汉们干球蛋，要干，咱们先干。”于是先派马占仓到河州联络人枪，于同年3月间，一行7人离开西宁，先到循化，绑了县长，放出狱囚，夺了警察局的枪支。这时国民军有24人从河州去循化，经马占仓在河州联络的人报信，马仲英等便在大力家山伏击，国民军仅一人跑脱，其余全被打死。马仲英夺得了一些枪弹，向河州西乡进发，在麻尼寺沟、小瓜坪、韩家集等地，又裹胁了一部分人和枪马。这时大约有三四百人，枪百余支，遂即到河州南乡一带活动，继续扩充人马约1000余人。当马仲英离开青海向河州西乡行进时，有青海军马六邦率“银褐”马队一营，随后跟进。马仲英到了韩家集，“银褐”马队驻韩家集西10里之麻尼寺沟。以后这支马队和从青海陆续来的“海骝”马队、“白青”马队等，都在河州投了马仲英，还带有两门小炮，因要用铁镢头击发，故称“镢头炮”。这些马队是怎样来的？据当时推测，名为哗变，实是暗派，每



一马队相当于一个营，都由连长带领，营长并没有来。

## 马全钦“剿办”马仲英

马全钦当时在河州有步兵一个团，约千余人。一个营驻安定，两个营驻河州附近，有骑兵两个营，共约 300 多人，均驻西乡大沟一带。这时，适马廷勤因奔叔父马国良（马全钦之父）丧到河州，他和马全钦为向国民军表示忠诚，由马全钦向赵席聘<sup>①</sup>自报奋勇“剿办”马仲英，并请赵派兵协助。赵怀疑马全钦是否真心，既不派兵，又关了城门，拒不见面。当时河州人把马全钦看成国民军，而同情马仲英。所以，当马全钦向他一个叔伯兄弟马永昌探问马仲英兵力时，马永昌骗他说：“只有七八百人，六七十支枪。”马全钦信以为真，便率领骑兵 300 多人、步兵百余人，向南乡追去，并命令所属驻宁定的马开诚营到南乡会剿。马开诚以守城为重，没有执行。马全钦到和政县的武家梁，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沟，他的骑兵在沟南山上已和马仲英部接触，他率步兵在沟北山上。大约激战了两个多小时，马仲英突然抛开马全钦部骑兵，从西面迂回到马全钦右侧冲入其步兵阵中，短兵相接，马全钦见势不好，仅率卫队数人逃走。他的百余名步兵，或被杀，或投了马仲英，没有回来一人。骑兵伤亡较少，回到河州。马仲英部也伤亡百余人，副司令马占仓阵亡。

马仲英原计划在南乡串连一部分人马，即去陇南活动，待实力壮大，攻占兰州。当时他的副司令马占仓已参加帮会，打算到陇南后利用帮会关系，可以迅速扩大力量。此次打败马全钦，声势大振，前来投奔的人更多，加以马占仓阵亡，便又回到西乡买家集、三法观。马仲英以串连和威胁的方法，大肆招收人马，莫尼三沟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马全钦部驻河州史家嘴的一营步兵，也被营长马桂

<sup>①</sup> 国民军委派之河州镇守使。